

# 那不该忘却的是……

钱婉约

这个庚子新年，过得非同一般。新冠肺炎的爆发和传播，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今天，元宵节还未到，春节已近尾声，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民阻击战，还在继续。

这十天来，我自己，也像很多熟人一样，1月22日晚，在侥幸与谨慎的纠结中，还是退掉了次日北京回苏州与父母共度春节的火车票。以23日武汉封城为开始，天天被疫情和抗击疫情的发展所牵动，看新闻，刷手机。

随着医生专家“不出门、不聚集、戴口罩、勤洗手”的劝告，随着各省政府延长春节假期、推迟返城开工等措施的宣布，人们被动地安静下来，停止下来，过上了“安静宅家，家人相守，在家好好吃饭”的传统生活。一些人，也因疫情的重击，开始反思我们自己，反思现代人的生活。“返璞归真，简单生活”，近年来，本来只是小部分地球人悄然而行的理念和实践，自今以后，不知是不是会有更多人信奉和随行？

刷手机，在我看到的文章中，觉得最合心意的是《残忍，是会遭天谴的》一文，这其实是一年前的文章了，被当下人翻出来再转发。文章报道了刘亚洲面对一席龙虾宴的即席演讲。大意是，人类在烹饪食用鱼鳖时的残忍做法，令他停箸叹息——叹息人类残忍地对待野生动物，滥捕滥杀滥吃；叹息人类无知地对待大自然，任意践踏森林草原和海洋；叹息这样的做法终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给人类带来不幸，这就是“天谴”了。

说到“天谴”，现在很多已经没有了这个意识了，缺乏敬畏之心。不仅对动物，对自然界的一切存在，而且对人对自己，都深抱汲

取之心，且竭尽所能是，谓之进取，谓之开拓，谓之创新，唯不知当止之处。不用说，人作为天地自然中的一环，与山川湖海、与春花秋月、与一切的动植物，乃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休戚相关的。庄子当年与惠子濠梁观鱼，感叹“鱼之乐”，又描绘“鲲鹏之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样美好的典故，无不蕴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对动物与大自然美好关系的赞美。可惜，这些似乎都被狂妄万能的现代人淡忘了。人，作为大自然动物中最高级的一种，似乎有权力有能力膨胀自己的欲望，加足自己的马力，扩张自己的领地，以至于——“不知当止”，“不知所止”。

这次新冠病毒具体来自于哪种动物，现在虽然还没有确切明了，但源自于海鲜市场中的野生动物，来自于人们抓捕、售卖、烹饪的野生动物，是肯定的。蝙蝠或者其他野味，大概就是充当了“天谴”的使者，以极端或者悲怆的方式，以生命的代价，向人类发出“警示”。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北大中文系出身，转行做了股票金融行业，这两天在家闲着自娱自乐，想了一副对联——“蝙蝠人间因野味，猫在家里过鼠年”，真是一语中的，生动而讽刺。

这几天，我还联想到日语中的一句名言——“天灾（灾难），在人们忘却时来临”。第一次听到它，是在1995年1月日本阪神大地震之际。当时，我正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住在修学院的“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冬夜的凌晨，应该是在睡得很香的酣梦中吧，却被床的大幅度晃动惊醒，醒的时候，还听到冰箱上面小橱柜的玻璃门嘎嘎地响。平生第一次很近地经历大地

震，还是在异国。幸而京都只是不到6级，灾情很轻，我也几乎没有停顿，正常地到校用功。印象很深的有几点：1.电视、报纸的报道，非常及时，非常具体，关注细节。2.神户、大阪、淡路的灾民，在避难和自救时，非常安静与克制，秩序良好。3.报纸上的自我反思、警示谴责，也不少。“天灾，在人们忘却时来临”，就是这个时候被频频引用，出现在报纸上的。

刚才，我专门请教了在日本的朋友，调查这句话的来由。原来在1923年东京大地震后，就有人引用科学家兼随军记者寺田寅彦的此语，来纪念此事。后来，《朝日新闻》曾推出给日本国民的365天“一日一训”，在东京地震的9月1日，用的就是这句话。战后，以“灾难”为替换，还举办过以此为标题的学术会议，还出版过相关的论文集等等。可见，此语在日本社会广泛被引用和流行的程度。阪神地震时，那就是此语的再次复活了。寺田寅彦是研究火山和地震的科学家，生前曾做不少科普性社会演讲，留下许多关于防灾的科学随笔。有意思的是，由于引用者对于这句话的出处不一，有人就专门研究指出：翻遍《寺田寅彦全集》，并没有见到科学家本人直接说过或写过这句话。这样来历不详的一句话如此经常地被引用，或者正说明了日本人愿意牢记这样的告诫，是这个民族忧患意识的又一体现。

那么，这句话中的“忘却”，是指忘却什么？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忘却灾难的经历、忘却灾难带给人的创伤——自然是忘中之义。但恐怕不仅仅如此，还可以进而理解为，告诫人们别淡忘了对于天的敬畏，对于自我的约束，对于维护日常秩序的警惕，对于天、地、人和谐共处的意识的自觉……

还有，最近不断被人提起的“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这句话，其实也是出自日本，是野坂昭如的《萤火虫之墓》，原文是“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在我国古老的《易经》中，也有一句话：“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九三爻），说的也正是“灾难与忧患意识”这个道理，不过，中国老祖宗是从正面讲述的。这句话，现代一般解释为：君子整天勤勉做事，兢兢业业，到晚上，也随时保持警惕，好像会遇到危险一样，这样的话，即使有危难，也会化险为夷，平安无事。关于这个“乾乾”，旧注训为“健而又健”，“自强不息”，意思就是整日勤勉工作。君子朝夕日夜地随时保持这样的忧患意识与警惕性，所以，在“厉”象到来、危机到来的时刻，就能化险为夷，达到“无咎”——平安无事的状况。

《论语》中也有言“子之所慎：齐（斋）、战、疾”。是说孔子平常谨慎的有三件事：斋戒、战争、疾病。斋戒时要整洁身心，战争与疾病事关生命，都是需要谨慎处之的。现在是遭遇全国性的疾病，自当更存谨慎敬畏之心了。

原来，先贤哲人早就通过经典垂训于我们了。只是，我们淡忘了古训。

2020年2月1日于京西物乐园

# 翻译家眼中的故都旧影

史宁

这段时间，闭门塞户过日子，正好窝在家里读书。之前的参考书还有好几本没读过，便从中挑出最薄的一本《北平夜话》翻起来，果然只用半天就看完了。这书原本是要当作北京文化史的资料来看的，不想原来竟是本散文集。

作者署名味橄，也就是著名的散文家和翻译家钱歌川先生。以往对钱文接触不多，今日一阅，果然大有相见恨晚又正逢其时的感喟。这只能归咎于自己的浅陋无知，印象中的钱歌川先生一直是以为翻译家的身份出现的，打开图书馆里钱氏著录一览表，最受欢迎和畅销的尽是《翻译的基本知识》《翻译的技巧》《英文疑难详解》和《英文语法作文大全》这一类书。但是陈子善先生经过统计，发现钱歌川的散文创作在现代文坛上是首屈一指的，单以数量而论仅次于周作人，超过了林语堂和梁实秋；以质量而言，更是现代文坛中散文作家里高标不群、成就斐然的一位。好在，眼下终于有了一睹钱歌川文采的契机了。

回到《北平夜话》这本书，严格来说只能算一本小册子，初版于1935年，其中共收录十篇文章，分不同侧面写出其对北平的初步印象。上世纪30年代初，钱歌川先生在两位好友相邀之下，做过短期的北平之旅。作者自己说：“我游北平以前，只想去饱饱自己的眼福，决未敢妄冀写什么文章，然而我游过北平，却带了一桩心事转来，仿佛心里将北平的故事装的太多了，非写点出来，不能安枕。这桩心事似乎有种魔力，催逼着他在此后一两年中逐日动笔写下了一篇篇的北平印象记。发表之际又担心力有不逮，就用了味橄的笔名。谁知反响不俗，书出版不到一年就告罄，翌年再版，依旧畅销。从此，钱歌川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大量写作散文，也就有了后来的散文家钱歌川。此前，他只是中华书局的一名编辑，并偶尔做些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去北平游历时，钱歌川恰是带着一双翻译家的眼来看待这座古城的。他眼中的北平又是何种面貌呢？”

《北平夜话》之能问世，显然首先应归于那作者心事的魔力，这魔力的源头不用说是北平这座古城的种种魅力。自1928年国府南迁，北京改称北平、被封为故都，失去了昔日首善之区光芒的北平反而由此成了最宜居的城市，同时也成了外来者观察或窥探的最佳时机。人口缩减、生活节奏放缓、物价水平下降，北平显现出闲适的一面。具体到北平人日常生活品性上，正是作者在第一章里所形容的“蘑菇”。“蘑菇”是北方方言，原是拖延、纠缠之义，类似于“磨叽”，今天早已不再流行。在去过旧京的相声段子、人们日常的语汇中出现频率颇高。老舍《龙须沟》里有句台词说：“我那口子没毛病，就是不好好地干！拉不着钱，他泡蘑菇；拉着钱，他能一下子都喝了酒！”所以钱歌川先生总结出“蘑菇”真是北平生活的一个要素，可谓一语中的直击要害。若探究起“蘑菇”的发源，恐怕和这座城市做过七八百年帝都的历史不无关系。几个世纪以来积累下的规矩、礼数、排场无不从宫廷影响到民间，从皇族渗透到市井，在封建帝制一夕间结束后，终于留下了“蘑菇”的征候。人人都是爷，事事讲官样，规矩是万万不能轻易舍弃的，好在他们唯独不缺时间。长此以往，“蘑菇”就成了大多数北平人的生活态度。我猜想今天许多人身上的拖延症或多或少也是“蘑菇”的迭代产物吧。北京这座城市的魔力不容小觑。

有了这种乐天清闲的心态，方能体察北平这座城市的妙处。从小处看，作者发现北平不论是绸缎店里的织物还是街头小贩出售的烧饼，上面总少不了苍龙这种代表帝王象征的图案，恐怕是只有做过六朝古都的北平才独有的景致，可谓见微知著。往大处说，像北平的饮食和娱乐都要有足够清闲和优雅的态度去感受。伦敦人见面寒暄常说“天气好”，江浙一带人们见面则互道“发财”，而北平人问候时最爱说“吃（过）了吗？”一地的问候语表现一地的生活重心，如此说来，北平人“每日除雨游之外，当然只有吃了”。在这一前提下，无论北平的菜馆或小吃，就都有了另一番滋味。事实也确实如此，北平是一座美食之城，闹市中、名园里都不缺美食相配，烤牛肉或是涮羊肉等不同馆子的饭菜还有各自不同而新鲜的吃法，令初来乍到的远客眼界大开。至于北平的娱乐当首推京戏，可是对于作者这样一个从小不喜欢看戏的人，来到北平完全无从领略京戏之美。不过只要经过北平人一点一滴的“调教”，情况就不同了。原来，京戏的魅力在于“听”而不是“看”。“北平人上戏园子，他眼睛可以不望台上，但手脚是不能不打拍子的。”但是正式听戏之前需要提前做足功课。同一出戏务必反复多听，直到自己

把戏文完全记牢，还要自己能唱，这样再去戏园听戏，随着台上的伶人高唱低吟、击节踏板，方能悟出京戏的高妙。北平人讲究“泡戏园子”，进而成瘾，将听戏视为生活的必需，而后又成一门大学问，久而久之，消遣终于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以至今天仍旧能在京城的公园街边传来二胡与锣鼓的声响。

如此在北平住上十来天，作者发出了感慨：“北平是一个大熔炉，无论什么人，都要被他陶冶而化为一物的”，“你如果不打算在北平久住，你必须得在一年以内离开，否则便永远不想离开那里”。其实这项发现不独属于作者，许多人都发出过相同的感受。林语堂曾说，不问是中国人、日本人，或是欧洲人——只要他在北平住上一年以后，便不愿再到别的中国城市去住了。季羨林也说过，真觉得北平是世界上最好的住家的地方了。

民国时期，北京民俗界有两位奇人，一位是金受申先生，一位是张次溪先生，他们都是研究北京历史掌故的大家，时人尚有“京华掌故首金张”的美誉。与居北京的人后裔金受申不同，张次溪祖籍远在广东东莞，大约四五岁时，他随母赴京投奔在民国司法部任职的父亲，从此在北京定居下来。北京这座城市的魔力实在不容小觑。从青年时期起，张次溪即从事北京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矢志不渝。其对北京岁时风土的辑录、北京戏剧史的搜集和天桥史料撰述方面的成就均无人能出其右。

这魔力中自然还少不了一项天气方面的特产。书中第二章《飞霞妆》专记北京的风沙。旧京过去一直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和“下雨是墨盒子，刮风是香炉”的俗语。此地春日多风沙由来已久，元明以降不乏史籍记载。《清代燕京杂记》：“都人谓清明日风作，则一月内无日不风，亦无日不沙矣！”旧时春季的沙尘天气几乎成了标志性景观，出现在诸多中外文献记载中。美国记者和作家拉莫特1919年出版过《北京的尘土》(Peking Dust)一书记叙北京见闻，几近一半篇幅涉及北京的风沙。德国人恩斯特·柯德士曾在描写上世纪30年代北平的《闲置的皇城》一书中也专设“北京的灰尘”一章。北京的风沙似乎成了世界闻名的特色。至于北京人自己早已把这春季连日的风沙当作家常便饭了。“每当风沙起时，北平人就发生一种亲密之感，洋车夫和苦力拿它当爽汗的扑粉，安步当车的穷教授嗅到表现艺术的土香”。这座黄尘万丈的都城好像缺少了沙尘就不完整了一样。这种形迹到了八九十年代始有改观，浮尘或沙尘暴只是偶然得见。再后来沙尘几乎绝迹，雾霾多了起来。

城市的生长速度是迅猛的，而人们又总是健忘，生活在今天城市的人们已难想象出祖辈们是如何在这同一座城市中生存呼吸的。《北平夜话》不仅是一本绝好的文学读物，作为旧京史料来看也不遑多让。气候、饮食、民俗、古迹方面不仅文字生动、笔调轻松，仍有很强的资料性质。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和百样吃食在钱歌川、金受申和张次溪等大家的笔下，总算没有被遗忘得太快。

晚年的钱歌川侨居纽约，除了继续写散文和翻译外，再没写出有关北京的文字。另一位流寓纽约的北京人张北海60岁退休后开始写小说，他用儿时在北京生活十三年的经历与回忆写出了一本《侠隐》，前两年被姜文拍成了电影《邪不压正》。影片中最令人惊叹与难忘的就是对老北京街市的还原和再现。北京这座城市的魔力真是不可小觑。

# 笔会

谦卑的朋友

(油画)

莱昂·莱尔米特

[法国]



# 疫中出行记

余斌

我自认是个宅得住的人，“躲进小楼成一统”式的度日方式，没什么难度。曾经十来天，除了拿快递，就没下过楼。何以如此？懒得动而已。冠冕堂皇地说，你是自由的，“懒”是你的选择。冠状病毒既来，出行成为大忌，被迫待在家里，形同关禁闭，还没几天，忽然就觉得“宅”是难以接受的了，而且就像禁书刺激好奇心一般，犯禁的冲动油然而生。

然则出去一趟，实在是阻力重重。首先是家里人的百般阻挠。非常时期，出去需要充分的理由，“不自由，毋宁死”不独过于小题大作摆不上台面，说出来也几近要挟，相反的，微信里各种大道、小道的消息纷至沓来，似乎都在佐证，要这个自由，等于找死。

散步自然在取消之列，要走只能在家中。平日不耐散步，风雨如磐之际居然想起“养生”的指标，比如散步，须达几千步方有意义之类。遂拿着手机走走走走，也不知走了多少来回，看一下，止得四百多步，大感沮丧。还有一条，据说散步要保持一定速度才收健身之效，而在狭小的封闭空间里，这头到那头地来回折返，还是快步，我觉着有没头苍蝇乱撞的味道。

如此这般，待终于有理由出门时，其兴奋可知。电脑鼠标不干活了，不知是没电，还是坏掉。电脑是干活的工具，工作算不可抗拒的理由了吧？（虽然事实上从武汉封城起，诸事无心，就没干什么活）。若是电池问题，附近就可解决，但出门一趟

不易，还是决定奔金润发这样的大超市，一竿子到底，弄个新鼠标，杜绝万一。当然，也是为在外盘桓更长的时间提供依据。

这是大年初六，大街上行人无多，靠近金润发，人多起来。龙江的金润发在新城市广场一角，后者可以算得上南京最早建起的购物中心之一，如同一条室内购物街，平日即使不是周末，也人头攒动，热闹得很。忽生好奇之心，想知道眼下是怎么个情形。

电影院自然是关了，不少商店还在营业，只是门可罗雀，而此时的大街一样，空空荡荡。商家已是情知不妙，减少人手，只留一二人留守，目测营业员相加，还是远超闲荡的顾客。营业员皆戴口罩，闲得只能不同店面的人就近组合，一边看着店面，一边聊天。最惨的是四楼的餐馆，平日高峰期门口满是等座的人，此时一眼望去，仿佛家家关张，空余门前春节，当年如何如何嗨吃起来的广告，令人无语。

原本还想去负一楼转转，那是小吃扎堆的所在，我的馋虫蠢蠢而动：

打包带回，或许不难全身而退？恰在此时，电话铃声响起，视察活动被紧急叫停。

家里打来的。问是否已进入金润发，啥也别买了，速速回家！言下大是紧张。原来微信上大道、小道多种消息来源说，菜场尚未开门，众人纷纷涌入大超市抢菜，大超市属封闭空间，最易传染，有多张店内人头攒动、结账大排长龙的照片为证。至于鼠标问题，她不用了，给我。决绝对肯让出鼠标，夫复何言？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还是打道回府了。

稍稍打点折扣：在下电动扶梯的转角处稍作停留，买了两盒寿司。此举我有充分的理由，其一，是顺道，必经之地；其二，这里是靠着电影和一众专卖店的顾客带流量的，此时根本无人问津。最关键的是，那通电话大大渲染了传染的可能性，以致我的出行越来越像一次冒险，既已冒一次险，空手而归，太不值了。

这两盒寿司埋下了争执的导火索。哪天生产的？谁知上面标注的日期会不会有假？制作时厨师戴口罩了

吗？买回的菜烧熟即可令病毒毙命，寿司，特别是生鱼片、鱼籽、刺身那些，近乎生鲜，危险大大的吧？……寿司当然百口莫辩，我发现要证明它没带病毒，几乎是不可可能的。冒冒险一场，结果是增加倒垃圾的品种，万难接受，“你不吃我吃”是我的底线。

我吃了，幸无大碍——不是对身体，是对夫妻关系。

以为为出行一事就此翻篇，不想此事也是可以后患无穷的。潜伏期是两天。爆发的原因，是隔天在微信群里看到一张截图，内容是新城市广场某店铺老板和员工的闲聊，老板说她发热了，叫喊员工都回去上班，把店关了，自己注意隔离。女老板发微信，正是我出行那一天，我之被盘问，理所当然。进过那家店吗？一脸懵，从不知那家店卖啥——是女装店？那还问啥呀！拜托。到过那一层吗——就是二楼，基本卖服装的？没有，我只想看电影院、餐馆咋样了，根本没想视察其他行业。于是警报解除。

但没过多久，微信群里又传出女老板行动路线，经过某处，下的是哪一处的电动扶梯。于是有新一轮的盘问，到底有没有走中间的电动扶梯呢？就算过去丢钱包、丢手机，我也没和记忆这么较过劲。

被颠来倒去地盘问实在是件烦人的事，谈不上大伤自尊，但穷尽式的事问还是有让人抓狂的属性。遂赌咒发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以大家闺秀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就当出门就是十面埋伏——宅！宅到底！

